

伴随着河南女教师“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辞职信的走红，与辞职有关的话题日趋热门，一度高居大众话题的头条。如此优雅又率性的“说走就走”，羡煞了诸多在工作中累成狗却不得不为了房贷、车贷和孩子奶粉钱忍气吞声的劳苦大众，这封信也因此被冠以“史上最具情怀辞职信”的美誉。

其实，历史上像这样有情怀的辞职信不胜枚举，古人摆起挑子来，那才一个个都是潇洒而任性的范儿呢。

陶渊明
刘知几
吴兢
海瑞

都是写辞职信的高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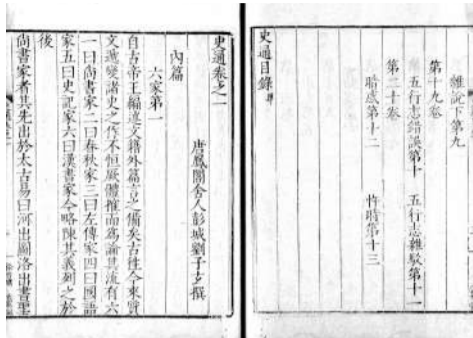
就这么任性 哥也撂挑子不干啦

◎雍宛凉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陶渊明



海瑞祠



刘知几《史通》



“自学史东观十有七年，岁序徒淹，勤劳莫著，不能勒成大典。”
——吴兢

“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竟不能勒成国典，贻彼后来。”
——刘知几



如果说陶渊明的辞职是为了追寻远离俗务的田园山林，那刘知几和吴兢的辞职则是为了更好地在政坛之下完成自己的理想，因为政治的黑暗阻碍了他们抱负的施展。

二人都是在唐代官方修史机构史馆中工作的杰出公务员，曾合作修撰唐睿宗、武则天、唐中宗三朝实录，是志同道合的同事兼好友。刘知几出身书香门第，儿时父亲为他讲解《古文尚书》，刘知几对其枯燥的治国之道颇不耐烦，唯独对史书《左传》情有独钟，父亲知其兴趣在史学，便允他通览群书，并引导他阅读和思考古代著名史家的史论，培养他的文史之才。这造就了少年刘知几超越常人的丰厚学养和敢于质疑的学风，让他在步入仕途后很快就崭露锋芒，成为颇受朝廷器重的史臣。而小他九岁的吴兢，虽然缺少刘知几得天独厚的家学渊源，但从小立志贯经史，励志勤学，受到宰相魏元忠、朱敬则的赏识，被推荐到史馆工作，成为刘知几的同事。

本来，两个热爱史学的青年进入国家权威的历史编修机构，应该是志得意满，踌躇满志，希望在此大展宏图的。不幸的是，彼时的史馆已不再是干净的学术机构，它已沾染了太多当时官场中不良风气。监修主管对史官的工作指指点点，要求修成的史书为当权者

“人无奋志，治功不兴，国俗民风，日就颓敝……今举朝之士皆如人也。”
——海瑞

相比于陶渊明的逃离世俗，刘知几、吴兢的追随理想，明代大清官海瑞的辞职就颇有些赌气的意味。他因得罪了同僚而遭到弹劾，为自保也为表达不满，愤而告病辞官，但即使是这样的“战略性撤退”，海先生也不忘在辞职书里大发牢骚，痛斥“举朝之士皆如人也”，把朝官群臣一个不漏地骂了一通。

海瑞为官员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是个著名的清官，深受百姓爱戴，却被不少官员豪强所忌惮。他的这份辞职信《告养病疏》写于隆庆四年（1570），当时，他在应天巡抚任上大力惩治贪官污吏，打击豪绅富户，损害了众多权贵的利益，大家都恨他恨得牙痒痒。吏科给事中戴凤翔就是这些恨于海瑞的人之一，他利用自己主管官员监察的权力，上疏参劾海瑞“沽名乱政、大乖宪体”。海瑞虽然上了奏折为自己做辩护，但无奈当时他得罪的人太多，趁机落井下石者甚众，朝廷抵不住压力，只好下令改任他为南京粮储。海瑞无法接受自己正直为民却遭贬黜的现实，索性递了封辞职信，说官场太乱，群臣皆庸，自己身体衰



1609年农历3月17日，在纪元上只是一个干巴巴的日子——万历三十七年。但在节气上正是初春踏青的最佳时机。此时，在湖北省江陵的郝穴，一个中年人正注视着平静的江水，不无牢骚地嘟囔了几句，和平静的江水相比起来，这个即将远游的中年人的情绪却显得有些愤然。本来，初春时节，万物复苏，出游是件快乐的事情，可眼前的这个游客，兴致似乎并不在于旖旎的春天景色，而是因为静极生动，百无聊赖的遣兴。醉翁之意不在酒，难怪，主人的出游本不是为了饱览山水之美，而是一抹抹不去的悲叹：“予幸生太平之世，少未立朝，不与人家国事，偷以全躯，正其事也。”

主人为即将起航的小舟起名“泛鬼”，取《楚辞》“泛泛若水中之鬼，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之意，正谋和自己荒凉颓唐，逃避无奈的心境。多次科举的失意和放浪形骸的生活，颓唐事佛，又极度渴望功名，早已使眼前这位“船主”如处火灾，求名不得，求隐不甘心。

船主名袁中道，字小修。是赫赫有名的公安三袁中的小弟，和两位名重一时，且科举仕途通达的兄长

不同，小修一生坎坷，耽酒放纵，是个落拓不羁、不得志的山野之人。

而在此后的几年中，这条名为“泛鬼”的小舟，将带着这个中年人顺流而下。游山访友，饮酒烹茶，遇景则留，兴尽则去，在世人眼中，俨然一逍遥的游仙。几年后，他写下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型日记名著《游居柿录》。

明末公安派文学，因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而名重一时，开风气之先，清新流利，是明末最重要的文学运动。周作人说：“他们的诗也都巧妙而易懂。他们不在文章里摆架子，不讲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只要看过前后七子的假古董，就可很容易看出他们的好出来。”可惜，这一派的文学到了乾嘉年间被查禁，打入冷宫，一直到“五四”以后才被重新发掘出来，特别是林语堂等言必提及中郎，可见对这种清新，充满生之活力的文学的喜悦。

公安派文学主要围绕着袁氏三兄弟。兄弟三人虽然都是天纵之才，但命运却是大不相同。三兄弟的好友李贽曾说“伯（袁宗道）也稳实，仲（袁宏道）也英特”。老大性情稳重，老二中郎才华横溢，他并未提小

军的参军，但此时诗中“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钱溪》）等诗句，已透露出他对政治的厌倦。没过几年，他的上级建威将军刘敬宣“自表解职”，陶渊明也就坡下驴，跟着老板辞官归田。

数年的仕宦生涯，使当权者也多多少少耳闻陶渊明的名声。辞职后没多久，陶渊明收到了彭泽县令的任命书，犹豫再三，他决定再尝试一次踏入官场。然而很快，诗人发现自己还是不能适应那里繁杂的政务和森严的等级，在一次接待上级监察官督邮的活动中，他因不愿卑身事小人而发出“不能为五斗米折腰”的豪言，任性地解印去县，并赋《归去来辞》表明心志，表达了对自己过去屡次身陷碌碌仕途的否定和追悔，决心从此以后归心三径，不问世事。这是陶渊明最后一次辞职，也辞得最为彻底。是后，陶渊明一直归隐田园，尽管不乏友人的推荐和朝廷的征召，但他始终没有再离开过那片松菊，即使生活困窘，也怡然自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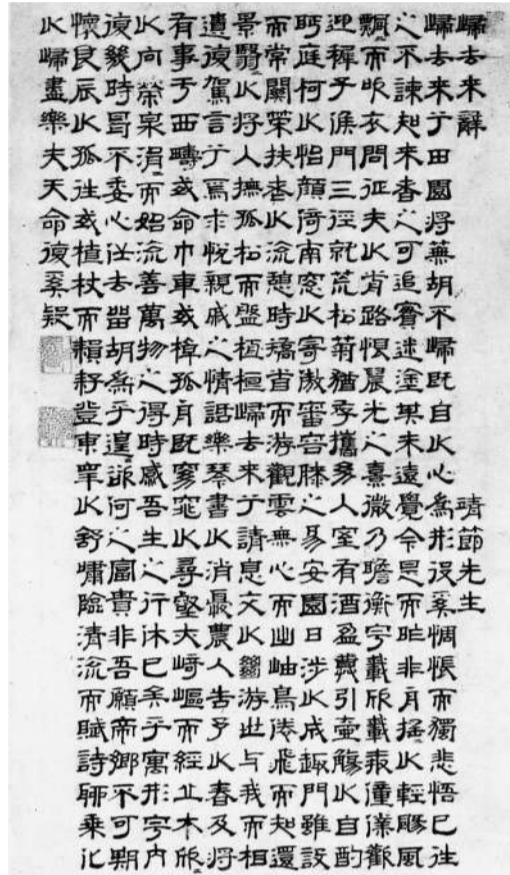
隐恶扬善，这违背了刘知几、吴兢这样正直史家的心灵底线和著史原则；高层的政治斗争也蔓延到原本纯净的史馆中，同僚之间尔虞我诈，庸史之才荒废本职而以钻营升官为务。如此的乌烟瘴气，让刘知几和吴兢越来越感到不适和厌烦，曾经怀有的治史理想，在这里被压抑、埋没，那支原本应当持公执正的董狐之笔，不得不从统治者的意志，流淌出隐讳不实的文字。这般现实让二人绝望，他们回顾自己的出仕生涯，发现竟无一件可圈可点之作，不禁悲愤交加，愤而辞职。二人在辞职信中表达了自己掌史多年却一无所成的义愤与无奈，希望能够离开这片污浊的空气，去追求自己曾经干净纯洁的治史理想。

然而，二人毕竟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朝廷没有批准他们的申请。刘知几因在辞职信中历数了史馆众多弊病而伤害了某些显贵之人的利益，日子愈加不好过，他索性退而私撰《史通》，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的煌煌巨著。而吴兢，在第一次辞职未被批准之后又三次上表，以父丧为由坚去史职，终获允许。与此同时，吴兢也和好友刘知几一样，私撰本朝国史以实现自己作为治史者的追求。他的著作，成为后来编纂《旧唐书》的主要史料来源之一，为后人了解客观真实的唐代历史打开了一扇窗口。

惫，还要回家侍养老母，不跟他们玩了。

这篇“大放厥词”的临别宣言，一竿子打死了整个大明王朝的上层阶级，看似惊世骇俗，然对向来敢于犯颜直谏的海瑞来说，也无足为怪。早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海瑞在福建南平县当教谕，职位也就相当于县级中学的老师，曾有上级督学官来视察工作，海瑞和两名同事前去迎接。见到督学，其他二人俯首跪地，唯独海瑞站得笔直，面对督学的训斥，他不卑不亢地说：“这里是教师教育士子之地，教师应保有自己的尊严，不能向上级下跪。”这件事让他获得了“笔架博士”的雅号，但也开启了其为官频频触怒同僚而遭人嫉恨的先例。

不久，海瑞获得升迁，随后又屡次调官，但无论身任何职，他始终不畏强权，对政治的丑恶常常正言怒骂，有犯无隐。最名震天下的一次是他竟然向嘉靖皇帝上了《治安疏》，直言不讳地指斥嘉靖崇奉道教，不务政事，迷信修仙炼丹，导致纲纪败坏，人民倒悬。如此赤裸裸的批评令嘉靖皇帝勃然大怒，也让海瑞身陷囹圄，命悬鬼门，幸亏适逢新帝即位才侥幸获释，捡得



本版供图/雍宛凉

一条性命。然而，这场牢狱之灾并未让海瑞学会审视时务，因为官耿直、犯颜直谏而在宦海起起落落对他来讲早已司空见惯、稀松平常，正是这样刚正不阿的性格，才孕育了那封骂遍朝野的辞职信。之后，朝廷应允了他的辞官请求，海瑞回到琼山老家候调。

万历十三年（1585），张居正被清算，73岁的杖国老翁海瑞借此倒张风潮再次走上了政治舞台。他原本是满怀希望复出的，期望新君能够支持自己实现十五年前未完成的惩奸除恶的政治夙愿，谁知当权者只是“维公祖久居山林，与圣朝为阙典”，他仅仅是一个标签，一面旗帜，一个装点门面的政治花瓶。海瑞终于明白了，他与这个仕宦红尘终究是格格不入，遂又先后七次提出辞职。此时的辞职，不再是之前的任性置气，而是真正对这个腐朽昏暗王朝的绝望。滑稽的是，真心想要回头时，却又不能潇洒离去，海瑞的辞职申请无一例外被打回。两年后，这位曾经被称为“海青天”的老先生，在寂寞中憔悴而逝，真正离开了带给他无限成败荣枯、悲愤怅然的官场仕途。

遇景则留 兴尽则去

泛鬼远游袁小修

◎欧南

便忍嘿，与世人处处，不比招惹尤。

现，一种是仕途通达，境遇相对顺利的，好以道德文章自我标榜，如韩愈、范仲淹。一种就是类似小修这种不得志的文人，以刘伶之徒自居，狂放自傲，生前遭遇恶名，死后也被卫道士斥为异类。

小修坦诚自己性刚命蹇，其牢骚不平之气，尽寄之酒。他坦承自己纵欲，甚至不伪饰自己有男风之好，他不像有些人出于面子会掩饰自己，这些不顾面具、坦白的言论，即使今天看来，也是惊世骇俗的。

在给儿子祈年的信中，小修坦白地说：“吾赋性坦直，不便忍嘿，与世人处处，比招惹尤。”他清醒地认识到，即便自己在世上不能成为有盛德之人，也当居于高山之巅，目视云汉，而绝不会随波逐流，自取其辱。小修其实是非常清醒的，他用亦师亦友的李贽的话道出了自己的心声：“匹夫无假，故不能掩其本心；谭道无真，故必欲划其出类。”在伴狂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条抗争世俗禁錮的生命，他比那个“翩翩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家”标榜清誉的陈继儒要可爱，真实的多。

小修是为真名士，在亦步亦趋，标榜清流，唯恐遭人曲解、压抑的环境里，小修是一泓清泉，也是不幸的生命。